当妻子的，月薪该怎么计算？

张国立

台湾有个七十多岁的男人最近向法院诉求离婚，理由当然很复杂，包括感情不合、妻子不会理财等等。他七十多岁的妻子对离婚没有意见，但要求男方付给她结婚四十三年来的薪水，以每个月三万台币计算，总共一千五百四十八万元。女方说得有道理，她带大两个儿女、每天洗衣烧饭，还得侍候酒醉后的老公，三万元只比外佣的薪水略高而已。

所以，若将妻子当成一种职业来看，是有代价的。

恰好和个老朋友见面，她在二十多岁时结婚，四年后离婚，她说前夫不喜欢外食，除了中午上班带家里做好的便当去公司外，其他两顿一定要在家里吃。于是四年婚姻，她计算了一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算两顿好了，至少七百顿，四年二千八百顿。

“我替他做了两千八百顿的饭，你懂其中的意思吗？”

我？想想看，嗯，意思是当家庭主妇真辛苦？

“做饭辛苦是一回事，两千八百顿的意思是我的前夫是个多无趣的男人，除了上班和回家吃饭之外，几乎哪里也不去。”

结婚到第三年，她已经快崩溃，每晚十点半一定听到厨房里打瓦斯的“卡卡卡”声音，因为前夫每晚一定要喝热牛奶才睡觉，这是他自己热牛奶的声音。最后一次听到“卡卡卡”，她上楼收拾行李，从此再也没见过那个男人。

我试着想像她那段婚姻生活，每天守在家里等老公下班，饭菜做好等老公走进饭厅坐下吃饭，等十点半的瓦斯声。光用想的，我已濒临失控边缘。

婚姻若用“吃饭”来界定，大概谁也没胃口了，但吃饭又是婚姻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好吧，再看我另一对年轻朋友，他们结婚七八年，妻子不做饭，两人从早到晚都外食，有回到我家来吃饭，两人的吃相只能用穷凶极恶来形容，光是西红柿炒蛋，吃得盘底朝天居然劳我老婆再炒一盘。男的说：“家常饭菜真好吃。”

这话惹得女的不太高兴，撂下一句：“谁规定老婆非得是全职煮饭婆？”

其实他们挺恩爱的，犯不着为了吃饭伤害婚姻和感情，我酒喝多了，讲些自己全不记得的高调大道理，没想到他们当真，两人分头去学烹饪。男人进社区大学的厨艺班，女的则去学西式烘焙。几个月后我收到快递送来的草莓蛋糕，那位年轻美丽的妻子做的，手机内也收到麻婆豆腐与水煮鱼的照片，男人今晚做的晚餐。

基于好奇，或者基于老让老婆做饭有点良心不安，我们硬是上朋友家吃饭，发现一件怪事，他们家原本和平常人家一样，一间客厅、一间餐厅、两间卧房，可是如今改了，取消客厅，倒变成两间餐厅，男的说：“每家厨房只容得下一位厨师，我们家两位，做的不一样，用的东西不一样，干脆弄两套厨具，谁也不碍着谁。”

嘿嘿，还好他们家的念小学的儿子不做菜，否则岂不把家搞成厨房展示馆算了。

那晚第一道菜是女的做的凯撒色拉，第二道是男人做的红烧肉，第三道是女的做的红酒炖牛肉，第四道是男人的萝卜牛腩煲。女的仍忙烤箱内的苹果挞，男的也要蒸他的八宝饭。

等等，这样的吃法未免太极端了吧。

“是你们来，”男人说：“我们才两人都下厨，平常轮流做，她一天我一天，否则我们家早开战。”

夫妻俩抢下厨的家庭不多，我算开了眼界。那天回家途中老婆对我说：“你是不是也该觉悟？”

觉悟？去年我报名厨艺班，不仅学做菜，进一步考到厨师执照，想回家炫耀一番，老婆却说：“不管你考什么执照，厨房都是我的。”

哈，恍然大悟。厨师执照迄今仍挂在我书桌后面的墙上，但几乎没下过厨，仍然吃她做的，并且边吃边大声感叹，有厨师执照未必代表有功夫，终究敌不过老婆的手艺呀。

因此我极有信心，到了七十岁，老婆不会向法院提出控诉，要求我支付每个月三万元的烧饭费用。

男人要嘴甜，女人才心甘情愿下厨房；男人要争气，摆出不依赖女人的气势，女人才更抱着厨房死也不退让。

后话：七十多岁要离婚的那对夫妻，被法院驳回，主动要求离婚的男方提不出感情不合与女方不擅理财的证据。也驳回女方要求支持薪水的申诉，证据不足。

得到几个心得，一是老婆得将每餐饭拍照存证，二是老婆的月薪三万元实在太低，三是男人若有厨师执照，有某种程度的威吓效果？

吃饭很重要，却也不必把吃饭搞成负担，是吧。走，今晚请老婆出去吃。

有缘识花

钱佳楠

最近几年，才突然领悟“百花齐放”的意思，不仅是品种繁多的花卉选在阳春三月争奇斗艳，或许还指，繁花绽放之时，我辈不识花的人只能痴痴凝望那百般美丽，却不知这一株究竟是何花？想编织点锦绣词章来称颂春意，但终因不识，只好含糊地说一句“百花齐放”。

特别羡慕能对各类植物如数家珍的朋友，但慢慢知道正如人与人之间的相识需要缘分，人与花之间亦然。

我有位大学室友很了不得，和她一同漫步校园，她能把沿路几乎所有的植物都认出告予我，她告诉我紫薇她们喊作“痒痒树”，因为你搔它痒痒，它真的会像人怕痒一般浑身颤动，说着她就去挠紫薇的痒痒，可惜这棵长在学府的树似乎很懂得庄重，有意忍着，害她撅起嘴。她还指给我看一棵结香，说此树可以打结，你给它打个结，它就顺着你新给它拗好的造型那样长，如果你觉得不好看，把结解开就是。我很诧异，这位法医学专业的室友竟识得这么多植物，她却以为平常，她长在福州农村，打小跟这些芳物一块儿玩。

她说得很对，打小一块儿玩的情谊很重要。周作人写《故乡的野菜》，提到浙东的妇女小儿一到春天就拿着剪刀和苗篮蹲在地上采荠菜，且曾有记载“三月三男女皆戴荠菜花”的盛况，如此长大后，不识荠菜的人大概也没有几个了。就像孩子都认识蒲公英，不仅因为课本上见过，还因为他们都有忍不住拔下蒲公英在它白色的绒球上吹一口的经验。

我虽然也是“花盲”，但当别人议论某花究竟是樱花、梅花、杏花抑或桃花时，我有底气做出最基本的判别：“这棵绝对不是桃树！”因桃树我自小爬过，桃树的枝干在距离地面很低的地方就分杈，且多曲枝，特别好爬，所以记得。其他如今依旧识得的花卉也多源于儿时的记忆，我能认出木芙蓉是因为小学校园里栽过，当时就觉得这花儿奇怪极了，会变色！早上看还是雪似的，过了晌午便已呈粉红，到我们放学背着书包再路过它时竟已红彤彤似血了！

识花，也是体察情感的温度。随阅历增长，物是人非之后，再面对同一株花，会蓦地觉出它所包孕的愁思来。有时我分不清这究竟是东方人天生感性思维比较发达的缘故，还是我们自小背古诗作为启蒙熏陶所致？后面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小孩子囫囵背下时并不知晓古诗的深意，至多“好像有些似懂非懂的东西梗塞胸口”，但转眼就忘了，势必要等机缘成熟，忽而悟出诗中的意味。

一位旅居海外的长辈告诉我，他很多年后才懂得“杜鹃”的意涵，虽然打小就能背“望帝春心托杜鹃”，也知晓“杜鹃啼血”，但真正领会是在海外得知亲人过世，挂上电话后忽而听见布谷鸟的叫声，以前并未留意，但那一声的的确确叫的是“不如归去”。布谷鸟是杜鹃鸟的洋亲戚，那声“不如归去”喊得他心如刀割。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也是咿呀学语时就能背的，但势必要到一觉醒来，发现昨天还开得绚烂如云霓的千树万花而今全已散成沾在湿漉地面上的碎瓣儿，才能感到这诗里潜藏的些许忧伤。

汪曾祺写暗恋，从黄昏时的晚饭花写起，“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他写，“这是李小龙的黄昏。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其为黄昏了。”后来，王玉英许给不务正业的钱老五，李小龙什么也做不了。汪老就在结尾处写道：“从此，这条巷子里就看不见王玉英了。晚饭花还在开着。”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李小龙不必识得崔护，也能领会崔护的怅惘。

由“二孩”说到“悌”

过传忠

边看边聊

《文汇报》以《二孩来了！》为题刊登了一版照片，从二孩妹妹的出生、嬉戏，给家庭带来的折腾直到与大宝哥哥的相处，都作了生动有趣的写照。看着这些久违了的画面，不禁勾起了许多想法。

正如点评者所说：“想‘二孩’盼‘二孩’，政策来了怕‘二孩’。”怕什么呢？因为二孩的到来，固然伴随着欢笑，但也平添了不少烦恼。撇开经济与家务的负担和家长们的精神压力不说，单就大宝二宝的相处关系而言，已不是一个简单的题目。何况现在还只是处在孩提时期，来日方长，兄弟姐妹关系是一辈子也不变的，今后遇到的问题多了去啦。

听一个年轻朋友说，她问儿子：“妈妈再生个妹妹好吗？”答案不仅是“不好”，还不真不假地加了一句：“生下来我把她掐死！”多吓人。小孩子的话固然不能当真，但据说对将要出现的弟弟妹妹持否定态度的孩子大有人在，真令人头疼。

千百年来的老例可不是这样的。作为“手足”的兄弟之情是绝对神圣的，是必须尊崇的。《诗经》里的《棠棣》就指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千字文》里也有“孔(大)怀(爱)兄弟，同气连枝”的句子。尽管不是家家都能办到，甚至还有曹氏兄弟“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之类的例子，但毕竟是兄弟相亲的多。像苏轼，兄弟之间是以性命相保的，那首《水调歌头》就是写给弟弟子由的，“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如此动人的诗句就是出自兄弟的情怀。

由是，咱们汉语中就出现了一个专用字——“悌”。悌者，敬爱兄长也，对父母好为“孝”，对兄弟好为“悌”。《三字经》在列数学习内容时就提出“首孝悌，次见闻”，把它放在知识之上的。许多蒙学读物中，诸如“入则孝，出则悌”“兄则友，弟则恭”“兄爱而友，弟敬而顺”……这类教诲是绝不陌生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系统中，“家”是一个重要环节。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家不能“齐”，何以“治”“平”？而家的构成无非父母和兄弟姐妹两部分，可见，“孝”“悌”的作用是无论如何不能等闲视之的。

然而，历史有时候会开玩笑，围绕“悌”字的玩笑就开得不大不小。伴着改革开放而来的“独子”政策给“悌”字来了个釜底抽薪：用不着几代，不仅亲兄弟姐妹不存在了，连堂、表兄弟姐妹也从此消失了。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六位大人、老人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独苗宝贝，想“悌”也“悌”不起来了。于是，从得失讲，什么都是他的，连每年压岁钱的数目都惊人；从劳逸讲，什么事情都不需他插手，老外婆背着重书包步履蹒跚，小独苗手舞足蹈在旁边喜笑颜开成了中国一景。这种情况下，倘若来个弟弟或妹妹，把他这一切“二一添作五”，分去一半，他当然不肯了。

有位作家曾说过，“自私是不孝的根源”，那么，照此推理，“溺爱是不悌的温床”。要真全面贯彻二孩政策，就先得扭转对孩子的溺爱做法，培养他们自立、勤勉、热情、善良，不能把所有同龄人包括兄弟都只看成“同一起跑线”出发的竞争“对手”，他们更是手足、伙伴、亲人。树不起这样的价值观，就算表面上是兄弟，那“阋于墙”的事会变着法儿出现，一家子都不会太平的。

“悌”字要捡起来，让它在新形势下重新发光。

最后一次党费

姜宏云

最后一次党费，对我来说，真正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是今年的春天。

3月16日中午，父亲这个老共产党员走到了人生终点。得知噩耗后，我急匆匆从上海赶回嘉兴老家，看到老父亲已安详地躺在殡仪馆里。

夜晚，极度悲伤的老母亲十分认真地嘱咐我，“记住，明天上午送我到社区党支部，我要帮你父亲交最后一次党费。”父亲退休后，虽然患病多年，但始终坚持参加组织生活，坚持按时缴纳党费。去年底，父亲因中风语言功能丧失，虽不能开口说话，但头脑有时清醒。有一天，他咿咿呀呀比划了半天，母亲才弄清，原来是让她去代交党费。母亲把2015年度欠交几个月的党费交齐了，父亲便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一回，父亲走了，相濡以沫一辈子的母亲理解他，帮他把2016年1至3月的党费交了，了却他最后一个心愿，高高兴兴去见马克思了。

虽然我入党30年了，平时也经常上党课、讲党课，但在那一天，已在天堂的父亲，给我上了一堂极其深刻的党课。

上海新貌（剪纸） 奚小琴 作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打 折

冯 强

朋友一家要去旅游，他好心好意让我公司做这笔生意，客客气气地只要打9折。我满怀歉意地告诉他，要么从我私人小金库拿钱平亏，现在国内旅游，毛利能有8%已属不易，超过这个数，那我一定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了。

旅游竞争到难以打折的地步，网上卖衣服，却是另一番光景，起步五折，甚至可三折二折，这是我喜欢的。于是想乘“狂降”之际，抓住机遇，买件性价比高的皮衣。在网上搜索得眼睛发花，不仅因为皮衣花样百出，还在“只此一天”之类广告的骚扰、火上浇油。好在我不大容易冲动，要到实体店比较一下，才肯下单。于是，就近走了几家牌子叫得响的大店。不走不知道，一走吓一跳，这些店的皮衣，有的居然亮出了“一折”大旗。是与网店肉搏，还是准备同归于尽？仔细一看，是8700元打一折，更夸张的是24500元打一折。8700元打一折，比较能接受，欣然买下。想不到的是，与我有同感的还不少，已两次在马路上撞衫了。更想不到的是，一周后，外出赴宴途中，皮衣门襟上的纽扣掉了两个，剩下的两个也被我轻松拉下。幸亏门襟纽扣缺席，可以装潇洒，假如外出途中袖子脱线掉下，真不知该怎么应对了。

袖子会不会脱线掉下，就看我运气如何了。好像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其实是商家营销策略过于考究，看上去“跳楼”，实际乘过了直升机；看上去大牌，实际是伪装者；看上去亲民，实际大幅降低了质量。最蹊跷的是，有的店家大幅海报明明写着“亏本价最后一周”，隔了一月有余，还在“最后一周”中。更奇怪的是，有一个“品牌”上述策略福州路用过了，淮海中路继续用，后来在地铁站边上又使上了劲。好在，到了地铁站边上，已是强弩之末，广告再大再凶，也没多少蛊惑力了。

七夕会 时尚感觉

现在节日多，打折的机遇也多。被竞争折腾得难以言表的旅游，其实仍有疯狂打折的，诸如零团费之类，它的背后是“卖团”“强迫购物”，但这种明令禁止的做法只敢悄悄蔓延，不像卖衣服，可以大张旗鼓“一折”。

不过，现在也有不少货真价实的打折，比如有些进口食品即将过期，在一些声誉好的商店打折出售；一些国际品牌在季节转换之际的打折；一些大品牌的促销活动等等。这就要看我们平时练就的火眼金睛，能不能在买单前洞察秋毫了。面对打折很纠结。索性，就当没看见，不买了！

夜光杯